

日建筑师夫妻的地震后选择：当房屋价值25年就归零，传统老房建造是出路？

他们丢不下的执著是，将来万一房子被荒废，所用的素材也得能尘归尘、土归土……



臼井未素及臼井康文。摄影：林琪香

2011日本东北大地震后，促使这对建筑师夫妇由名古屋迁来乡郊的主要动机，是希望在更广阔土地上建自己的房子。与会转为后世垃圾的组合屋相比，他们想展示一种自然共存的住宅的可能，而这想法并非新提案，却是日本的传统。

离开臼井家前，臼井康文递来一袋柿子，说：“田里的柿树成熟了，吃不尽。若不嫌弃，你去多采一点。”数十个的柿子大小不一，长满了黑色斑点，每个都是野生孩子的野性脸。年初来时，我也从他那收过一颗大白菜。

那天是与数名朋友一起来参加松平町的参观空屋活动，臼井康文是活动的负责人。朋友早跟他约好，活动结束后在他家小聚，他带我们到古迹群附近的茶屋吃荞麦面。回他家途中经过一片白菜田，种田的阿姨正在采收白菜，二话不说塞给我们每人一大颗。素未谋面，怎好平白收礼。我们几个都市人感到不好意思，臼井康文则已习以为常，他家门外排列了几个大白菜，都是邻人放下的。他笑言自己近年已不大买菜了，季节性而不好保存的蔬菜，邻人总是不吝于与他家分享。

臼井家位于爱知县丰田市的松平町。丰田市是丰田汽车总部及工场所在，是日本著名的工商业重镇，松平町离市中心只有二十分钟车程，却是一个夜来时，路上只见野猪不见人影的乡郊地区。十年前，建筑师臼井康文与同是建筑师的妻子未素，带著一岁的长子，每天往返名古屋与松田町，从发酵建墙壁用的泥土做起，亲手将一幢数十年房龄的平房，改建成自己理想的模样。约一年后，房子落成，他们发现自己获得的不只是居住空间，还有月色、星光、安稳身心的洁净空气、邻人的信任，以及为生活创造的能力。



自行改建房子时，长子才一岁多。在纪绿工程的照片中，常见到背著孩子工作的未素。摄影：林琪香



整个改装工程，花了约十个月的时间。摄影：林琪香



土墙内的支架由竹编成，称为竹小舞。这些竹子，大都是从原来建筑物中拆下来的。摄影：林琪香



从房子土墙采下的泥土，经过半年发酵，便能重用。摄影：林琪香

与自然共生的房子

日本街头常见的平房组合屋（一户建）看来很好，但老化很快。一般日本民房的房龄过了25年，房子的市场价值便归零。这类房屋更大的代价是其建筑组件几乎全是地球无法消化的材料。房子一拆御，组件便成为转嫁到后世的垃圾。

从大都会名古屋迁到乡郊，臼井康文及未素没有过得比较悠闲。他们耕田种米、造酱油、渍梅子、春季时采山野菜、夏季时为神社的注连绳准备稻秆、秋季时为炎冬劈柴薪、整年都在辨各种跟工艺及生活相关的工作坊、教授传统修补陶瓷器皿的金继工艺。

因为康文是松平地区定住委员会的会长，除了解答外地人关于移居来此的查询外，每个月总得花一整天接待考虑来定居的人，带他们参观区内的景点、看看区内的设施。当然还得顾全本业，他们本身是建筑师。

十多年前，当他们决定搬离名古屋移居至郊外时，并没有预计生活会过得如此丰盛。日本东北大地震后，不少都市人选择搬到乡郊地区，都是为了实践自给自足的生活，他们也模模糊糊地想过要为自己种植日常食用的蔬菜。但促使他们迁移的主要动机，是希望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建自己的房子，同时作为样板屋，向客户展示另一种住宅的可能性——与自然共存的住宅。

现在于日本街头常见的平房多为组合屋（一户建），建筑与清拆都极为简单，新入职的建筑工，经过数天的训练便能胜任。建造时方便，住起来也舒适，似乎是很好的“商品”，不过房子老化得快，故此一般日本民房，房龄过了25年，房子在市场价值便归零。

而比起金钱，购买这类组合屋有更大的代价——房子的建筑组件，如安置在墙壁内的隔热保温素材，全是如发泡胶等地球无法消化的材料。房子一拆御，这些组件便成为转嫁到后世的垃圾。而且建房子时用上大量化学接合剂，这也对环境无可挽救的伤害。任何的创造，终究有被丢弃的一天，正因如此，选材时得更用心，将对环境负担减至最低，康文及未素相信建筑更该如此。

“日本传统房子的结构及材料，全都可以再利用的。即使因为老化而无法使用，也能烧成炭，洒在田里作肥料。传统房子拆御后，不会留下任何垃圾。”

与自然共存的房子并非新提案，而是日本的传统。“日本传统房子的结构及材料，全都可以再利用的。即使因为老化而无法使用，也能烧成炭，洒在田里作肥料。传统房子拆御后，不会留下任何垃圾。”康文说。

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，在日本各地，看地域看房子，最终在丰田市松平町找到了一幢民房。“大部分农村的房屋都是建在斜坡旁的，朝南的空间采光良好，朝北的空间则既昏暗又潮湿。这房子则能四面通风，而且大小刚好。”康文说。房子的格局跟日本大部份农村的房屋无异，有很华丽的玄关，屋内以拉门分隔为多个面积八帖的房间。

对于住家，他们心里早有理想的格局与蓝图，也有他们丢不下的执著——可以利用的便再利用，另外，将来万一房子被荒废，所用的素材也得能尘归尘、土归土。为此，拆御原来房子不同的结构便需要更大的耐心。梁柱与建具小心地拆下以免损毁。土墙的泥土仔细采下来后，重新发酵使其变软变黏。清拆土墙内称为“竹小舞”的竹网是最费神的，缚著竹子的绳子得逐一解开，无损伤的竹子才能重用。新添的建材，全以木材、石材、泥土、金属等造成的，没有塑胶等令地球消化不良的材料。

虽然同为建筑师，康文及未素在亲手建造这住家时，对传统的建屋技术一无所知，幸好日本的建筑工匠都不吝啬授徒，他们请工匠来帮忙，边学边做，后来熟练了，工匠来的天数也就减少了。现时房子的土墙、地板、近火炉的墙壁上舖贴的沙砖等，都是他们一手一脚造出来的。“我们很惊讶于泥土、竹及木材等建筑材料的再生能力。能学习到建筑的循环再生，是这次工程的最大收获。”



一团炉火，用来暖身、暖房子、烘衣服、烧水、煮食、烤地瓜与苹果。使用了薪火炉后，他们更感恩火的存在。摄影：林琪香



早前臼井家邀请了日本土锅品牌长谷园的人员来，摄影：东畑贤治



臼井家的土间，同时也是他们吃饭、会客的地方。摄影：东畑贤治

〇〇

凡事说Yes

五月给米田灌水后，他们会在田内举行泥浆运动会，孩子成人在泥浆里跳收音机体操、作相扑、二人三足。六月插秧，他们邀请三味线、和笛及太鼓的乐手，为大家的劳动奏乐。最艰辛的炎夏除草日后，大家一起在河边烧烤。每年年初分派收成，又会办捣年糕大会，大家一起分享。

日本传统住屋，进入屋子后会经过一个叫“土间”的空间，地上铺以石材，又或是由泥土、石灰、盐卤等造的物料，作为室内及室外空间的过渡。有的土间只占玄关的位置，有的则充当走廊，也设有厨房。邻人来扣门时，主人在土间迎接，在土间与他们闲聊。

土间再宽敞，也甚少如臼井家般，占了整个客饭厅的一半。拉开正门后便是土间，是他们吃饭、辨工作坊的空间，也是他们与客人聚头的地方。若说房子的设计能反映屋主的个性，看臼井家的格局，便能看得出，他们开放自己，随时接纳走进他们生命里的事物。

康文自言自己的“**Yes Man**”，任何邀请都觉得是难得一遇的机遇，他统统接受，比方说种米。“该是七年前吧，邻居有一块米田，问我们要否种种看。想到若拒绝了说不定便再没机会，我便答应了。”不过两个都市人，虽说以往曾每年两次去作自然农法的朋友的田里帮忙，但对务农只懂皮毛，要怎样开始种米？

“不懂的便问邻人，但这里的人都用农药及机械，那需要很多经费。后来我们认识了不用农药的米农，便向他请教，另外自己也看很多书。不过其实每块水田的个性都不一样，最终还是需要靠自己慢慢试、不断经验。”

臼井家的米田约1.5平方公里，单靠他们家，两个成年人两双手，要耕作实在不容易。开始的一年有两家人来帮忙，后来口耳相传，来帮忙的人逐点增加，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“共耕”的活动，命名为“**Takara Kurashi**”。参与者每年缴交三千日元的会费，作为购买物资及工具之用。农田的整备、播种、插秧、除草、收割、脱谷等等大量的工作，能参与的便参与，收成则根据各人的劳动时间才分配。



大家在太鼓的节奏下插秧。摄影：东畑贤治



为米田灌水后，他们会在水田内辨泥浆运动会，作为插秧工作的序幕。摄影：林琪香

臼井家不时都在家里跟工艺相关的工作坊，如板画、金继、过年时门上挂著的注连绳等。摄影：林琪香

他们制作的注连绳。摄影：林琪香

为神社的注连绳而打理的稻田，在收成过后，便成为了孩子们的游乐场。摄影：林琪香



村民期待年轻的、带著孩子的家庭移居到来，村内祭礼、打扫等都需要年轻人，也希望村内唯一个小学能多点学生。可惜他们的工作并没为松平带来大量移居者，町内空房子多，但愿意售出者少，即使参观空屋活动的参与者再多，成功移居进来的也只是一两户。

种田是体力劳动，康文及未素爱把辛劳化作欢乐。五月给米田灌水后，他们会在田内举行泥浆运动会，孩子成人在泥浆里跳收音机体操、作相扑、二人三足。六月插秧的日子，他们邀请三味线、和笛及太鼓的乐手，为大家的劳动奏乐。

最艰辛的炎夏除草日过后，大家一起在河边烧烤。每年年初，分派收成时，他们会辨捣年糕大会，把收成的糯米造成年糕，大家一起分享。现时Takara Kurashi参与者共十六七户人，有些工作他们也欢迎非会员参加，高峰时聚集了120人，小村子意外地因为一块米田而热热闹闹。

康文的“**Yes Man**”精神也发挥在地域工作上，村里神社每年更换鸟居上的注连绳，需要人种特别的稻，问他可不可以帮忙，他就帮忙了，还为此多耕种了一块稻田。两年多前，松平地区定住委员会的会长退任，大家请他接任，在可以自己任命其他职员的前题下，他答应了。后来他聚集了移居来松平的年轻一代，建立了富有活力的新团队。第一个工作，便是为松平町设立对外的窗口。

“松平町算是交通便利的地方，离高速公路口才不到十分钟，即使在市区工作，通勤也方便。却正是这原因，那些对生活方式有自己想法的人，不会把松平町放进他们的选择里，而会到更远离人烟、更深山的地方里。我们觉得需要一个完善的管道，介绍这个地方。”

康文与他的团队为松平町设立了网站与社交媒体的专用帐号。网站上如此介绍松平：“在都会旁边，过农村生活”，标志是一个“松”字，设计得有森林、有山、有水，以符号简单道明了松平的环境。



Takara Kurashi的参与者们。摄影：东畑贤治

村民及他们都期待著年轻的、带著孩子的家庭移居到来，村内祭礼、打扫等活动需要年轻人的力量，而他们则希望村内唯一个小学能多点学生。现时全校合起来才三十人，每年都有学生毕业，他们两个孩子的同学也越来越少。可惜他们的工作并没有为松平带来大量的移居者，町内空房子多，但愿意售出的人少，即使参观空屋活动的参与者再多，成功移居进来的也只要一两户。

纵然如此，他们工作的意外收获仍教他们感到有价值——原本觉得此地乏善可陈的居民，看著他们造的网站与宣传单张、拍摄的照片、外地人到访时兴味盎然的表情，终于觉得此地似乎不错。

夜来天会黑

消费这理所当然的活动被丢弃了，也重新认识了另一些理所当然。“虽然从窗户看不到月亮，但仍知道是满月，因为照进房间内的月光太眩目了。原来。月光会亮得能为房间内物件照出影子呢。”

问康文及未素，在松平町居住后，对生活的感受有何不同，他们沉思良久，说：“好像什么都可以自己造。”以前生活所需，他们会以消费取得，现在，他们学会了生产。像酱油、酸梅这些日常食品，以往理所当然地往超级市场购买，如今他们宁愿废工夫自己造。日常所需从自己手里诞生，对生活仿佛多了把握。

消费这理所当然的活动被丢弃了，也重新认识了另一些理所当然。



臼井家外的稻田。摄影：东畑贤治

臼井家面向著邻人的插米田，此时为晚秋，插米早收割了，光秃秃的。要是早点到来，便能从庭园的草木间，看到大一片稻在暖阳下散发著金光。未素说：“水田像镜子一样，映照的月色很美。插了秧，当秧越长越高，便能看到风。这里的天空很宽，夕阳很美。早上起床时，从窗外的景色便能猜到当天气温是凉是冷。边感受著季节与时间的流动边生活，是在都会时未曾有过的经验。”

记得初次到访臼井家时正值隆冬，玻璃窗外的景物蒙著冬季特有的冰冷灰白光芒，我们在客饭厅围著矮桌席地而坐，厚外套先不脱下，等待薪火缓缓把屋内烤暖。日本现代化的住宅墙壁与天花板内的隔热保温功夫做足，冷暖空调让家居恒温，有些还装设了地热系统，回到家按几个按钮，家里便四季如春。臼井家却不是这样的，未素说某年冬季到现代化的娘家短住，回来后被家里的冷空气吓倒。不过冬季本来就冷，是习惯了科技的便捷才让我们抗拒季节。

冬季天会冷，夜来天会黑，下雨开窗家里会受潮，都是理所当然的事，迁来松平町后，他们才惊觉自己曾一度将之遗忘。“迁来到这里后，我感到最新鲜的是夜晚。原来夜晚天会很黑的。以前在都市时，晚上十时仍能见到孩子骑著自行车从补习社回家，凌晨十二时仍有店家开门。但在这里，一入夜，因为没甚么灯光，天很黑。晚上有野兽出没，因此夜来时在路上便不见人影。夜了，便休息了。”未素说，臼井家除了浴室内的更衣间外，便没有装置窗帘，晨曦星光都随意闯进。

“昨晚是满月呢。虽然从窗户看不到月亮，但仍知道是满月，因为照进房间内的月光太眩目了。原来。月光会亮得能为房间内物件照出影子呢。”

[#日本房产#乡村振兴#乡村建设#建筑#日本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